

## 復古餘波

### ——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初探

陳國球

#### 摘要

明代詩學以復古思潮為主流，至晚明竟陵派鍾惺與譚元春《詩歸》出，風氣逆轉。失明詩人唐汝詢（1565-1659）身當其時，先後編輯選本《唐詩解》及《彙編唐詩十集》。前者乃綜合復古派所遵奉之高棖《唐詩正聲》與李攀龍《唐詩選》而成，其特色是解說詩意，為讀者打開通往詩歌世界的便捷通道；後者則以復古派之立場為基礎，正面回應竟陵派之風潮，以十集的架構顯示唐詩各種風格，容納不同的視野，也讓不同的詩觀論說在十集之內交鋒。這個彙編式的文本，其實是唐汝詢詩學認知理念的外現架構，是中國詩學論述與選本之學的嶄新形式，非常值得珍視。

關鍵詞：唐汝詢、《唐詩解》、《彙編唐詩十集》、明代復古派、竟陵派

---

2018/3/1 收稿，2018/4/13 審查通過，2018/5/1 修訂稿收件。

\* 本文研究過程獲香港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支持；又承兩位匿名評審人予以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 陳國球現職為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中國文學講座教授。

DOI:10.30407/BDCL.201806\_(29).0003

# **Between Ming Neo-classicism and Jingling School: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ang Ruxun's *Huibian tangshi shiji***

Chan Kwok-kou Leonard

## Abstract

Ming poetry had been dominated by Neo-classicism until the Jingling School took over in the later stage of the dynasty, marked by the publication of the anthology *Shigui* (A Return to Poetry) by the leaders of the school Zhong Xing and Tan Yuanchun. Facing the juxtaposition of two currents of poetics, blind poet Tang Ruxun (1565-1659) compiled firstly the anthology *Tangshi jie* (Explications of Tang Poetry) and then *Huibian tangshi shiji* (An Assorted Anthology of Tang Poetry in Ten Volumes). The former work pays tribute to two Neo-classical canons, *Tangshi zhengsheng* (The Orthodox Voices of Tang Poetry) by Gao Bing and *Tangshi xuan* (Selection of Tang Poetry) by Li Panlong, and offers an explanation of poetics that invites readers into the world of the art. The latter, on the contrary, confronts the thoughts of Jingling School by exhibiting a kaleidoscopic picture of Tang poetry in diverse styles and perspectives. The structure of this latter work accommodates disparate theories of poetics and enables conversations among them.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anthology is in fact an outward projection of Tang Ruxun's unique poetics. It embodies a ground-breaking discourse of poetics and an unprecedented form in the history of poetic anthologization in China.

Keywords: Tang Ruxun, *Tangshi jie*, *Huibian tangshi shiji*, School of Ming  
Neo-classicism, Jingling School

---

\* Chair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一、前言

有明一代，文學思潮以復古為主導，希望透過對古代正典作品的認識，尋繹最佳的創作方法，以完成可與古人並肩的作品為理想。無論這個創作的最終目標是否能達致，但過程中要深入古代作品，作出梳理分析，嘗試定其高下優劣；種種努力，就留下不少深刻的文學史思考。現今中國文學史的規模和思考框架，其主要部分可說與明代復古派的不懈探索息息相關。<sup>1</sup>這些探索當中又以選本的編輯以及所引發的討論，最為關鍵；例如唐詩分「初、盛、中、晚」四期，唐詩的大家、名家、正宗等觀念，由明初高棅（1350-1423）《唐詩品彙》發其體例，復古派不斷討論深化，以後論者無論贊成反對，都不能繞過。高棅又從《品彙》再精選詩篇為《唐詩正聲》；後來復古派的領袖李攀龍（1514-1570）以更嚴刻的高標準進行唐詩編選，以他名義而流傳的《古今詩刪》與《唐詩選》又成為熱議的中心。論唐詩者都深受這些選本的影響。在高、李選本帶動的復古主潮以外，晚明時期出現了另一個形成新風氣的重要選本——竟陵派領袖鍾惺（1574-1625）、譚元春（1586-1637）合編的《詩歸》。該書由古詩、唐詩兩個部分組成；唐詩部分又曾單獨刊行，受歡迎的程度不亞於《唐詩正聲》及《唐詩選》。

由於明代出版業的興盛，這些重要選本既是明代學詩者的重要參考，其印刻流通的機會自然不少；而附加於這些選本之上，帶有註釋或評論性質的不同版本，以至不同編選者再加修訂、補充的新版本，紛紛湧現。例如在高棅選本之上衍生出來的就有黃氏《唐詩品彙選釋斷》、董斯張《增訂唐詩品彙》、佚名《唐詩品彙七言律詩》、俞憲《刪正唐詩品彙》、吳勉學《選詩唐詩正聲選》、郭濬《增訂評註唐詩正聲》、桂天祥《批點唐詩正聲》等等；<sup>2</sup>李攀龍的唐詩選本情況更加複雜紛紜，由此派生的各種評註、增刪版本異常眾多；學界研究者不少。<sup>3</sup>在此之餘，我們還發現明代中晚期以還，

<sup>1</sup> 參考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sup>2</sup> 參考申東城：《唐詩品彙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頁359-360；金生奎：《明代唐詩選本研究》（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94。

<sup>3</sup> 有關李攀龍編選唐詩的有關問題，可參考許建崑：《李攀龍文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杜治國：《確立詩歌的正典——李攀龍詩論、選本及創作研究》（香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論文，2004年）；蔣鵬舉：《復古與求真：李攀龍文學研究》

出現了不少「彙編式」的唐詩選本，例如萬曆 11 年（1583），趙完璧（?-?，嘉靖、萬曆間人）合編元代楊士弘《唐音》及高棅《唐詩正聲》而成《唐詩合選》，可算是彙編式唐詩選本的先聲。<sup>4</sup>其後沈子來（?-?，萬曆 8 年（1580）進士）又有《唐詩三集合編》，整合楊士弘《唐音》、高棅《唐詩正聲》，以及題李攀龍選的《唐詩選》而成，於萬曆 39 年（1611）編成，天啟 4 年（1624）出版。<sup>5</sup>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唐汝詢先後兩個唐詩選本——《唐詩解》與《彙編唐詩十集》。二者都可以被歸類為晚明的唐詩彙編本，而各有其樣式。其中《唐詩解》學界關注較多，然而《彙編唐詩十集》卻是更有特色的選本，本文以後者為主要討論對象，亦聯繫到《唐詩解》以見其間的發展之跡。

## 二、唐汝詢生平與詩選

唐汝詢（1565-1659），字仲言，號西陽山人，松江華亭人。<sup>6</sup>是晚明一位傳奇人物，五歲開始雙目失明，靠父兄口授詩文而成才；當世就被視為「異人」。<sup>7</sup>陳衍（1586?-?）〈唐仲言李公起〉一文對他的生平有比較詳細的記載：

---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金生奎：《明代唐詩選本研究》，頁 104-108；許建業：《晚明題李攀龍編《唐詩選》版本流傳情況及其詩學意義》（香港：香港教育大學博士論文，2017 年）。

<sup>4</sup> 參考陳伯海、朱易安：《唐詩書錄》（濟南：齊魯書社，1988 年），頁 55；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年），頁 137-138。

<sup>5</sup> [明]沈子來編，[明]沈愷曾重訂：《唐詩三集合編》（明天啟 4 年吳興沈氏寧遠山房刊、清康熙 27 年修補本，1688 年）。

<sup>6</sup> 唐汝詢生卒年參考朱福生：〈唐汝詢生卒年考〉，《滁州學院學報》第 15 卷第 4 期（2013 年 8 月），頁 36-38。有關唐氏生平的近年研究，除朱福生文外，尚有薛寶生：〈唐汝詢及《唐詩解》概說〉，收於薛寶生：《唐汝詢《唐詩解》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第 1 章，頁 4-16；雷恩海：〈唐汝詢生平考述暨著作鉅沉〉，《蘭州大學學報》第 39 卷第 5 期（2011 年 9 月），頁 25-30；楊彥妮：〈審聽哀問的姿態：明代文士唐汝詢〉，《書城》2011 年 9 月號，頁 59-64。

<sup>7</sup> 如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有〈唐瞽者汝詢〉，說他「箋註唐詩，援據該博，亦近代一異人也」。張岱《琅嬛文集》有〈五異人傳〉，其中介紹唐汝詢說：「其所著《唐詩解》、《人物考》諸書，援引箋註，雖至隱僻之書，無不搜到。」陳繼儒《唐詩解序》也說：「余纂有〈十異人傳〉，仲言唐君其一也。」分見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頁 527；[明]張岱：《琅嬛文集》（長沙：嶽麓書社，1985 年），頁 188；[明]陳繼儒：〈唐詩解序〉，收於 [明]唐汝詢：《唐詩解》，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第 369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卷前，序頁 1 上。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瞽。未瞽時，聰穎絕倫。方在乳保，即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瞽，但默坐，聽諸兄咕囁，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既畢，年方盛壯，益令昆弟輩取六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原委，默自詮次，純類瑕瑜，剖別精核。蓋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緲，心畫心通，罔有遺墜矣。于是遂善屬文，尤工于詩。海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晉接，歷久不忘。與之商榷今古，超邁諧暢；繼以篇什，語新韻協，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使聽者忘疲。子侄門徒輩，從旁抄錄，一字亥豕，輒自覺察，不可欺也。間亦出遊。凡中原吳楚之區，山川里道，亦能記憶，為客述之。予嘗邂逅之于金陵，見仲言貌甚寢而心極靈，雖十有目者，不能一當其瞽，異而敬禮焉。再讀其《唐詩解》，其所掇入古文以為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秘異，邇流從源，搜羅略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紊淆；雖詩賦之屬，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採秦人，不以漢先。詳瞻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編蓬集》、《姑蔑集》，及《唐詩解》共若干卷，行于世。然其造就，未有已也。當予晤言時為萬曆戊午，仲言年四十餘矣。<sup>8</sup>

可知他不單嫻熟書卷，又擅於詩文創作，著有《編蓬集》、《姑蔑集》等。他還編選了《唐詩解》，陳衍對其中的箋註詮解有很高的評價；事實上，這是一個別具特色的唐詩選本，下文再有析論。《四庫全書總目》的〈《編蓬集、後集》提要〉指出唐汝詢另編有《唐詩十集》。<sup>9</sup>

<sup>8</sup> 陳衍文載〔清〕黃宗義編：《明文海》（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404，頁9上-10上。據《靜志居詩話》記載：陳衍，字磐生，閩縣人，有《大江集》；曾與徐瀚（1563-1639）入曹學佺（1574-1646）的「閩風樓詩社」。見〔清〕朱彝尊著，〔清〕姚祖恩編，黃君垣校點：《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頁568。

<sup>9</sup> 《四庫提要》以一貫對明代復古派的輕視態度批評唐汝詢的文風：「《編蓬集》十卷，《後集》十五卷；明唐汝詢撰。汝詢，字仲言，華亭人。五歲而瞽，父兄抱膝上授以《三百篇》及唐詩，無不成誦。旁通經史，嘗撰《唐詩解》、《唐詩十集》等書，援據該博，當時目為異人。惟其兄汝諤篤嗜王、李之學，故汝詢所作亦演七子流派，開卷即〈擬古十九首〉，次以〈擬古〉百篇，〈感懷〉四十六首，皆沿襲窠臼，貌似而神非。《後集》附雜文數十篇，其三五七言、四六八言、一字至十字諸雜體，尤傷纖巧也。」見〔清〕紀昀：

然而，《四庫總目》的〈《十種唐詩選》提要〉又引王士禛《居易錄》之說，謂金陵有刻《唐詩十集》，假冒為王士禛手訂，並有王氏序，表示「奉此為金科玉律」；及王氏訪得是書：

閱之，乃標華亭唐汝詢仲言名，大旨在通高漫士、李滄溟、鍾退谷三選之郵，而以汝詢《詩解》附之，強分甲乙丙丁等目，淺陋割裂，可一笑也。<sup>10</sup>

《提要》在此引文之後再補充說：

然則是書未出以前，先有偽本矣。今偽本已不傳，蓋辨之早也。<sup>11</sup>

《四庫全書總目》兩處的講法，並不清晰；前說唐汝詢編有《唐詩十集》，後說引《居易錄》謂金陵刻《唐詩十集》是「偽本」，又謂「今偽本已不傳」，很可能四庫館臣未見過這一個選集。不過，《四庫總目》所引《居易錄》的話並不完整，王士禛還有下文說明，指出這是兩個不同的總集，只是集名剛巧相同：

門人盛侍御珍示方為予校刻《唐詩十種選集》，集名適同，慮其亂真，且誤後學，當寄書使正之。<sup>12</sup>

據此，則《唐詩十集》（按：即《彙編唐詩十集》），和《唐詩十種選集》（按：《四庫全書總目》作《十種唐詩選》）都可以是「真本」。王士禛說訪得《唐詩十集》，上題唐汝詢之名；他沒有提及是否見到偽冒自己的序。無論如何，王氏的講法也可以被詮釋為：《唐詩十集》並非唐汝詢所編，而是書商集合高棅、李攀龍、鍾惺所編，再附上唐汝詢之《唐詩解》的意見，「淺陋割裂，可一笑也」。

究竟唐汝詢有沒有編成《唐詩十集》？據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記載，此集有北京大學藏本，原題「華亭唐汝詢仲言補評，男孟莊孝先校，新安吳憲周侯度參訂」；前有張鼎序及唐汝詢自序，並無《居易錄》提到的

---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2507-2508。

<sup>10</sup> [清]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頁2722。王氏說見[清]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居易錄》第5冊（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頁4091。

<sup>11</sup> [清]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頁2722。

<sup>12</sup> [清]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居易錄》第5冊，頁4091。

「王士禛序」。王重民以為所見本為天啟（1621-1627）刊本，若無錯判，則王士禛（1634-1711）還未出生。<sup>13</sup>《居易錄》提到偽冒王士禛手訂及序的金陵本《唐詩十集》，假使真的存在，也只可能是王士禛成名以後的事了。<sup>14</sup>事實上，今存唐汝詢晚期所撰筆記小說《酉陽舌瑣》，前有吳恬立寫於康熙庚戌年（1670）的序，當中提到唐汝詢的三種重要著作說：

所著《編蓬集》，古致淋漓，識者奉為風雅之遺音；其所解唐詩，追古人志意，論古人時世，分章接句，身立百世之下，起百世上之作者，宛然如生，罔不驚其開天之解；其集《彙編》，闢鍾、譚之邪僻，挽後學之浮趨，明規判矩，返既倒之狂瀾，使騷壇之正體屹然不易，咸相樂有，指其有功於詩教，蓋三唐以來一人也。<sup>15</sup>

據序文所述，吳恬立父親是唐汝詢的好友，自己又曾當面就教請益。文中提及《彙編》應是其親歷見聞；據他的描述，看來與王重民所記的唐詩選本同源。此外，現存乾隆 24 年（1759）刊唐汝詢《編蓬集》，有唐氏後人元素的〈重訂編蓬集略〉，當中介紹唐汝詢的著作，也包括《唐詩十集》：

既而融會貫通，出所淹洽者，發為著述，見為咏歌；所有《編蓬集》、《唐詩解》、《唐詩十集》、《可賦亭集咏》等書，俱為通人所賞識。當時名公鉅卿捐資刊刻。<sup>16</sup>

從有通家交誼的晚輩以至族孫的記載，可見唐汝詢的確編有《彙編唐詩十集》；再者，本文以下討論可以見到這個選集當中的論述，有許多與唐汝詢生平相關，更有不少處與他的其它論著互相呼應，可以作為內證。<sup>17</sup>因此，

<sup>13</sup> 王重民的判斷依據可能就是卷前唐汝詢天啟癸亥（3年，1623）序。見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463。

<sup>14</sup> 據孫琴安所記，有題唐汝詢撰，蔣漢紀增釋，王士禛重訂之《彙編唐詩》，但書前後無序、跋；顯然不是王士禛所聽聞，有王序的版本。見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頁174。

<sup>15</sup> 〔清〕吳恬立：〈酉陽舌瑣原序〉，收於〔明〕唐汝詢：《酉陽舌瑣》（清康熙書三味樓刊本），頁1上-下。

<sup>16</sup> 〔清〕唐元素：〈重訂編蓬集略〉，收於〔明〕唐汝詢：《編蓬集》，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第192冊，卷前，頁1上。

<sup>17</sup> 許建業在其博士論文中也論及《彙編唐詩十集》之真偽，當中舉出不少內在線索，可以說明此書確為唐汝詢所編著；見許建業：《晚明題李攀龍編《唐詩選》版本流傳情況及其詩學意義》，頁290-291。

我們可以肯定現存《十集》的原編者就是唐汝詢，而不是完全由書商割裂剪裁以射利的「偽本」。

### 三、由《唐詩解》到《彙編唐詩十集》

唐汝詢的著作中，以《唐詩解》最受學界關注。一方面此書的排印本經王振漢整理，於 2001 年河北大學出版社出版，由是流通較廣，研究者參詳比較方便；另一方面有關唐詩選本研究近年亦漸漸興盛，《唐詩解》作為反映晚明詩學普及化的流行選本，確有其特色，值得進一步分析。<sup>18</sup>本文重點在唐汝詢下一階段的選本《彙編唐詩十集》，《唐詩解》可被視為其基石；以下我們先扼要析述其宗旨、編選體例與選學意義。<sup>19</sup>

《唐詩解》卷前有陳所蘊於萬曆乙卯（43 年，1615）仲夏序，文中提到「殺青既竟，出以示不佞，因請以一言弁首簡」，因此本書編成刊行大概就在這一年。這時期復古派領袖如王世貞（1526-1590）、後勁如胡應麟（1551-1602）等，雖然已經離世多年，但文壇上最風行的唐詩選本，還是復古派推尊的高棅《唐詩品彙》和《唐詩正聲》，以及題李攀龍編的《唐詩選》。<sup>20</sup>唐汝詢就是以這些選本作為他的依據，他在書中〈凡例〉其中兩條作出說明：

<sup>18</sup> 有關《唐詩解》的研究，除前述薛寶生《唐汝詢〈唐詩解〉研究》及雷恩海〈唐汝詢生平考述暨著作鉤沉〉以外，尚有王振漢、范海生：〈唐汝詢及其《唐詩解》〉，《河北大學學報》第 24 卷第 4 期（1999 年 12 月），頁 13-17；肖振宇：〈唐汝詢古詩鑒賞評說〉，《淮海工學院學報》第 5 卷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40-42；雷恩海、薛寶生：〈《唐詩解》之成書與《唐詩品彙》的淵源關係〉，《江西師範大學學報》第 44 卷第 5 期（2011 年 10 月），頁 101-107；薛寶生：〈唐汝詢《唐詩解》選詩及注、解唐詩的是非得失〉，《渭南師範學院學報》第 27 卷第 9 期（2012 年 9 月），頁 56-59；薛寶生：〈明末唐詩選本評判與《唐詩解》選詩標準之生成〉，《渭南師範學院學報》第 29 卷第 1 期（2014 年 1 月），頁 52-57。再者，近年有關明代唐詩選本之研究，亦多兼及《唐詩解》，如申東城：〈「一遵《品彙》之例」的唐汝詢《唐詩解》〉，收於申東城：《唐詩品彙研究》，第 8 章，第 2 節，頁 317-324；鄭子運：〈唐汝詢《唐詩解》〉，收於鄭子運：《明末清初詩解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第 2 章，第 2 節，頁 60-70；陳穎聰：〈唐汝詢的《唐詩解》〉、〈唐汝詢對體裁認識的調整〉，收於陳穎聰：《從復古到性靈——高棅的詩歌理論及其影響與流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 章，第 4 節，頁 96-104；第 5 章，第 3 節，頁 244-250。

<sup>19</sup> 本文引用唐汝詢《唐詩解》，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 43 年（1615）楊鶴刻本為據。

<sup>20</sup> 有關李攀龍的詩選問題，請參閱註 3。至於唐汝詢所謂李攀龍《唐詩選》，據《唐詩解》



諸家詩散佚汗漫，廷禮之選已無遺珠，故是編悉《品彙》之英，不復外索。雖盛唐諸公間有一二參入，而中晚及初，一無采焉。至若白香山《長恨歌》，搜之本集，然亦寥寥無幾矣。

選唐詩者，無慮數十種，而正法眼藏無踰高、李二家。然高之《正聲》，體格綦正而稍入于卑；李之《詩選》，風骨綦高而微傷于刻。余欲收其二美，裁其二偏，因復合選之，得若干首；令觀者駕格於高，而標奇於李；其於唐詩，或庶乎矣。<sup>21</sup>

可知就選材範圍而言，唐汝詢基本上以《唐詩品彙》所選五千餘首為本，只酌量作了非常有限的增補。至於選取方向，則參酌高、李之選；就前者所選的「體格之正」，後者之「風骨之高」作出綜合調節。事實上，《唐詩正聲》選入詩人 138 位，詩 931 篇；而《唐詩選》選詩人 128 位，詩 465 篇；《唐詩解》則選詩人 201 位，詩 1548 篇。<sup>22</sup>比對之下，可見唐汝詢在整合高、李二選時，從《唐詩品彙》選採不少作品以作補充。〈凡例〉還記載了他對《唐詩品彙》的體例的變通改易。無論如何，就詩選所表達的詩學觀念來說，主張「體格正」、「風骨高」，以盛唐為尚，這些復古派方向在《唐詩解》中並沒有改變。<sup>23</sup>

《唐詩解》在明代選本學史上的意義，最重要是其中的「解」。〈凡例〉中對此有所說明：

乃不稱「選」而稱「解」，就予意所重云。

---

卷前〈援引書目〉列有〈蔣一葵于鱗唐詩選注〉，他的根據應該就是通行的蔣一葵箋釋本，而不是李攀龍《古今詩刪》的「唐選」部分。見〔明〕唐汝詢：《唐詩解·援引書目》，頁 24 上。

<sup>21</sup> 〔明〕唐汝詢：《唐詩解·凡例》，頁 2 下-3 上。

<sup>22</sup> 《唐詩解·援引書目》之列並無《唐詩正聲》；本文所據《唐詩正聲》為〔明〕高棟選，〔明〕桂天祥批點：《批點唐詩正聲》（明嘉靖刊本）；所據《唐詩選》為題〔明〕李攀龍選，〔明〕蔣一葵箋釋：《唐詩選》，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第 309 冊。

<sup>23</sup> 唐汝詢沿用《唐詩品彙》界定的初、盛、中、晚「四唐分期」為論，據此《唐詩解》選錄詩篇的比例大概是：初唐：11.8%；盛唐：53.8%；中唐：27.7%；晚唐：5.3%；其餘（「有姓氏無字里」、「無姓氏」等）：1.9%。入選的盛唐詩所占比例超過一半。

是編之「解」有二：屬辭比事，則博引群書，遵李善註《文選》之例；揣意慕情，則自發議論，遵朱氏傳《詩》之例。其或援引不賅，疏解未當，則畸人耳食有限，玄晏壁藏易窮；請以俟夫博雅君子。<sup>24</sup>

唐汝詢指出此編的「解」是「予意所重」，而「解」的方式有兩種：一是根據典籍群書解釋詞義或用事之本源，以李善註《文選》為楷模；二是依個人理解，揣度詩中情意，以朱熹詮釋《詩經》為榜樣。前一種「解」，主要見於選錄詩篇中的句中夾註；〈凡例〉還有說明其「引註之法有三」：

凡詩中用事，即引本事以解之者，曰「正註」；遡流尋源，至博采他書以相證者，曰「互註」；字釋句解，必求剖析其義而無害其文者，曰「訓註」。「正註」、「互註」，非陳隋以上之書不列於篇；而「訓註」則自唐宋暨國朝，間為采入，然必按諸本籍，參互古書，終不敢以口吻為策府也。<sup>25</sup>

以下再補充解說其引述子史詩賦、古今地理、諸家詩話等的條例準則，非常細緻。這些格局規模，大致可以反映明代詩學論述朝向知識化發展的趨向；至於第二種「解」應該是唐汝詢此編的重心。朱熹詮釋《詩經》之特色是：不受毛傳鄭箋之局限，以己意尋繹《詩經》之微詞奧義；<sup>26</sup>大概這也是唐汝詢「揣意慕情」的心態；具體例子如卷 41 解說杜甫〈秋興八首〉之三（「千家山郭靜朝暉」）：

此嘆己之不遇也。言曉光清朗，而獨坐于江樓山翠之中，見漁人信宿而不去，燕子深秋而未歸，既若我之淹留矣。而觀諸古人，則愈有可慨者。彼匡衡一上疏而超遷，我則一論房

<sup>24</sup> [明]唐汝詢：《唐詩解·凡例》，頁 3 上-下。

<sup>25</sup> 同上註，頁 3 下。

<sup>26</sup> 朱熹《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說：「《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眾，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見於毛、鄭矣。」見[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臺北：大化書局，1985年），卷 76，頁 6 下-7 上。

瑄而被黜，是我之功名薄也；劉向講經以顯榮，我則著書以發憤，是與我心事相遺也。非惟不及古人，即同學少年，得意而馳聘于京師者眾矣；我獨守此江樓之寂寞乎？<sup>27</sup>

這是《唐詩解》最典型的解說。開端先說明詩旨：「此嘆己之不遇也」。接著就「揣意慕情」，模擬這個詩中的「己」——抒情的「我」——進入文本世界；以敘事的方式，將詩中意象情景作出串連講解。這種解說好處是簡單明了，思路如流水般順暢，讀者很容易隨之領會「嘆己不遇」的主旨。但缺點正在於閱讀詮解的過程太順暢而無波瀾；原來律詩中透過時空跳接、意象對照與並置等產生張力的技藝手段，以及由此而生的經驗深度與美感，就一一流失。<sup>28</sup>這就是說，以詩學往更加精微深化發展的理想而言，《唐詩解》貢獻不算多；它的重要成績是為更多的讀者打開通往詩歌世界的便捷通道，這又是明代詩學通俗化過程的一種表現。從這個詩學趨勢來看，復古派講求方圓規矩、標榜正格典律，讓追隨者易於遵循，也是其盛行不衰，尤其深入民間知識世界的有利因素。<sup>29</sup>

萬曆 43 年（1615），《唐詩解》編成付梓，其中主要出資刻印的是當時的侍御史楊鶴（?-1635）。楊鶴非常欣賞唐汝詢，特別向湖廣同鄉鍾惺推薦這位失明的布衣詩人。當時鍾惺和譚元春正積極籌畫《詩歸》的刊行，<sup>30</sup>卻在年後與唐汝詢在南京見面兩次，《隱秀軒集》中還有一篇〈贈唐仲言序〉，記述他對唐汝詢的印象「察其審聽哀問之狀，為憫默心酸久之」。文中說唐汝詢「又注古之為詩文者」，但沒有提及《唐詩解》的書名，也完全不提二人論詩意見有無差異。鍾惺關心的，似乎只在於唐汝詢之「以其心聽命於其耳，以其耳聽命於人之口」的積學過程。<sup>31</sup>萬曆 45 年（1617），也就是鍾、

<sup>27</sup> 〔明〕唐汝詢：《唐詩解》，卷 41，頁 21 上。

<sup>28</sup> 仇兆鰲註杜詩說：「朱子《詩經集傳》多順文解義，詞簡意明；唐汝詢解唐詩，亦用此法；但恐敷衍多而斷制少耳。今註杜詩，間用順解，欲使語意貫穿融洽。」見〔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609。

<sup>29</sup> 參考簡錦松：〈論明代文學思潮中的學古與求真〉，收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古典文學》第 8 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頁 315-330。

<sup>30</sup> 參考陳廣宏：《鍾惺年譜》（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158；陳國球：〈引古人精神，接後人心目——《唐詩歸》初探〉，《嶺南學報》新第 1 期（1999 年 10 月），頁 375-416；鄒國平：〈《詩歸》成書考〉，收於鄒國平：《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頁 60-70。

<sup>31</sup> 〔明〕鍾惺：〈贈唐仲言序〉，收於〔明〕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

唐二人見面的同一年，《詩歸》面世，而且立即風行天下。據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所記：「《詩歸》出，而一時紙貴。」鄒漪《啟禎野乘》說：「當《詩歸》初盛播，士以不談竟陵為俗。」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所說更誇張：「《古今詩歸》盛行於世，承學之士，家置一編，奉之如尼父之刪定。」<sup>32</sup>

鍾惺和譚元春編選《詩歸》，目的是抗衡復古派詩學。<sup>33</sup>在明代文化環境中，以詩選帶動詩風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復古思潮主導明代文學思潮，直接與《唐詩品彙》、《唐詩正聲》，以及《古今詩刪》、《唐詩選》的盛行相關。唐汝詢的《唐詩解》受到關注，也是因為它從高、李選本派生而來。然則唐汝詢如何面對由《詩歸》掀動新的風向？

#### 四、《彙編唐詩十集》的編輯宗旨和體例

《唐詩解》大概比鍾、譚《詩歸》早兩年面世。唐汝詢的目標是進一步完善復古派大有影響的兩個選本，「收其二美，裁其二偏」，「令觀者駕格於高，而標奇於李」，「其於唐詩，或庶乎矣」；而「揣意慕情」的詩解，是作為普通讀者的引路指南，盡量幫助讀者進入復古派所構築的詩學世界。雖然他請得同鄉陳繼儒（1558-1639）為他撰序，又得楊鶴出資刊刻推廣，但從現存版刻記載所見，《唐詩解》的流行程度還是遠遠不及題李攀龍選的《唐詩選》。<sup>34</sup>可與《唐詩選》比拼的唯有《詩歸》。據金生奎所考，自萬曆45年到明末之間二十多年（1617-1644），《詩歸》刻板平均三年一次，刊刻頻率幾乎可以與《唐詩選》媲美。<sup>35</sup>在這個新的風潮面前，唐汝詢的應對方式是，將《唐詩歸》收編入他的新選本《彙編唐詩十集》。

---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307-308；參考楊彥妮：〈審聽哀問的姿態——明代文士唐汝詢〉，頁59-64。

<sup>32</sup> [清]朱彝尊著，[清]姚祖恩編，黃君垣校點：《靜志居詩話》，頁502；鄒漪：《啟禎野乘》（臺北：明文書局，1992年），頁291；[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頁570。當時鍾、譚的追隨者視《詩歸》為「尼父之刪定」之說，先見於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請見下文引錄。

<sup>33</sup> 參考陳國球：〈復古派的反響——鍾惺、譚元春選《唐詩歸》〉，收於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第5章，頁232-273。

<sup>34</sup> 有關《唐詩選》的版刻記載可參杜治國：《確立詩歌的正典——李攀龍詩論、選本及創作研究》，頁526-551；金生奎：《明代唐詩選本研究》，頁104-108；以及許建業：《晚明題李攀龍編《唐詩選》版本流傳情況及其詩學意義》，頁37-41。

<sup>35</sup> 金生奎：《明代唐詩選本研究》，頁119。

唐汝詢在《詩歸》初刊之後六年，即天啟3年（1623）秋天完成了這個規模倍於《唐詩解》，比《唐詩歸》——《詩歸》的唐代部分——也多一千餘首的《彙編》本。<sup>36</sup>唐汝詢在自序中解釋他的編輯理念，提到自己讀高、李詩選的經驗：

余少習廷禮《唐詩正聲》，愛其體格純正，而高華雄渾或未之全。及讀于鱗《唐詩選》，則高華而雄渾矣，猶恨偏於一而選太刻，俾秀逸者不盡收。<sup>37</sup>

回看《唐詩解》，其〈凡例〉說「高之《正聲》，體格綦正而稍入于卑；李之《詩選》，風骨綦高而微傷于刻」，和這裡的論點相近；只是《彙編·序》在復古派所推尊的「體格純正」、「高華雄渾」之外，還提出新的風格考慮——「秀逸」，而這種風格正是鍾、譚《詩歸》的宗尚：

及讀伯敬《唐詩歸》，則秀逸矣，而索隱鉤奇，有乖風雅；字評句品，竟略體裁。<sup>38</sup>

唐汝詢指出「是三選各有所至，而各有所未至」。當然三選之中，他對鍾、譚之選的批評還是最激烈的。他認為《詩歸》之盛行帶來詩壇分歧亂象，有待救濟：

伯敬之選《詩歸》也，於古則黜《昭明》，於唐則排高、李，一切以為庸且套，而刪夷殆盡。其書始出，少年宗之，且以為尼父之刪述。乃李、王舊社諸賢，未棄雞肋，則以為外道而共擯之。二說紛拏而莫之解。余謂高、李所選，風格森典，李唐之二南；伯敬所收，奇新跌宕，唐風之變什。存變去正，既非其宜；開明廣聰，亦所當務。<sup>39</sup>

在唐汝詢心中，復古派講求體格，崇尚高華雄渾的詩風，仍然是詩之「正」；鍾、譚之「秀逸」或者「奇新」，只能視作詩之「變」。不應「存變去正」，但可追求更開放更寬闊的詩歌道路；所以他要匯合三家，以為互補：

<sup>36</sup> 《唐詩解》選詩1548首；〔明〕鍾惺、譚元春：《唐詩歸》（明烏程閔氏朱黑藍三色套印本）選詩2243首；〔明〕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明天啟年間吳天祥梓刻本）選詩3398首。

<sup>37</sup> 〔明〕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自序》，頁1上-下。

<sup>38</sup> 同上註，頁1下。

<sup>39</sup> 同上註，頁1下-2上。

於是取三家而合之，并余所翼高、李而作《解》者，別其異同，定為十集。復採高、李之舊評而補其缺，汰鍾說之冗雜而矯其偏，庶幾高之純雅、李之高華、鍾之秀逸，並顯而不雜，而所謂庸者、套者、偏僻者，各加議論以標出之，令後之來者不墮其軌轍，於詩不無小補焉！<sup>40</sup>

上文提到《唐詩解》意欲「收其二美，裁其二偏」，方法是「復合選之，得若干首」；然而「復合選之」的方式並沒有清晰揭示，大抵上是唐汝詢根據個人理解高、李二選的「美」與「偏」而作取捨，其結果就是編成一個新的唐詩選本。比起《唐詩解》，《彙編唐詩十集》工序可複雜多了，因為它要綜合三方面之「長」而棄其「短」，尤其新增的一方本來就是要與復古派的高、李詩選爭衡的「另類」詩風；再加上他還預備把自己的《唐詩解》也收容其中；如何措置安排才能達到這一更複雜的「復合選之」的目標，的確要多費思量。

唐汝詢於是新創一種非常精巧的「復合」方式。《彙編唐詩十集·凡例》第一則說：

是編合四家選以成書，說見各集之首。「高」分為五：《甲》、《乙》、《丙》、《丁》、《戊》，盡之矣。「李」分為四：《甲》、《乙》、《己》、《庚》，盡之矣。「鍾」分為五：《甲》、《丙》、《己》、《辛》、《壬》，盡之矣。余《詩解》分合諸家，而別其特出者為《癸集》。<sup>41</sup>

唐汝詢把高、李、鍾譚，與自己共四家詩選，按他所辨識的不同風格分配入由《甲集》到《癸集》共十集之中。每一集開卷，先有一段文字說明該集的特點。由於這些說明對理解《彙編唐詩十集》的選學觀念有其重要性，我們先摘鈔各段說明文字，再以表列方式稍作梳理。

《甲集》，體之純粹者也。凡高廷禮《唐詩正聲》、李于鱗《唐詩選》、鍾伯敬《唐詩歸》，參三家而合者彙此。不稱四家者，予《詩解》與李本無異同耳。

<sup>40</sup> [明]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自序》，頁2上-下。

<sup>41</sup> [明]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凡例》，頁1上。

《乙集》，純正中有氣骨者也。凡廷禮《正聲》與于鱗《選》合者彙此。高本吳逸一評，李本蔣仲舒箋釋間采一二。

《丙集》，純正中之森秀者也。凡《正聲》與《詩歸》合者彙此。鍾、譚有評，吳評則間采矣。

《丁集》，典雅中主神韻者也。凡高廷禮《正聲》除合李、鍾而為余所解者，哀為一帙，吳逸一評幾全載矣。

《戊集》，體之一於平者也。凡高廷禮《正聲》與諸家合者為《甲集》，與于鱗合者為《乙集》，與伯敬合者為《丙集》。除二家外，而為余所解者為《丁集》。其不為余所箋釋而附刻《唐詩解》者，此集是也。吳逸一有評，余稍加點綴，知純正不可偏廢云。

《己集》，雄渾中深秀者也。凡于鱗與伯敬合者彙此。

《庚集》，體主氣格者也。凡于鱗《選》分附于高，合載乎鍾，而別其特出者，自為一帙。蔣仲舒箋雖不甚佳，而行世已久，間采以附。

《辛集》，體主清新，合乎風雅者也。凡《詩歸》與余《詩解》合者彙此。

《壬集》，詩之變體也。凡《詩歸》與三家合者，分附諸集；而別其特出者，自為一編。原本以人次，而此以體分，不以二于三家也。其評之虛泛而無關於詩者，稍刪一二；其偏僻而有害于詩者，則置辦焉。儻二君以僭妄罪我，其何敢辭？以疎淺罪我，則海內有識者在。

《癸集》，風雅之平調也。余作《唐詩解》，本借人目、假人腕以成書，無從遍閱有唐全帙，聊就《品彙》採掇，以補高、李之不足。今編合鍾、譚者為《辛集》矣。餘篇寥寥，業同敝帚，徒以莊兒少所啣哦，不忍棄去。因與宗姪元常品評箋釋，以滿十集，適資鍾、譚一捧腹耳。假我數年，得盡讀唐人諸集，當別採新聲，成一家言，未肯謂高、李、鍾、

譚四君選外無詩也。若《癸集》所載，庸易平直，指南初學可矣，名世之選，要不在此。<sup>42</sup>

唐汝詢在每集的說明交代了幾個要點：一、該集的主要風格；二、高棟的《唐詩正聲》、題李攀龍的《唐詩選》、鍾譚的《唐詩歸》、唐汝詢的《唐詩解》四種選本，是否該集的選取來源；三、該集選詩的主要評點依據。據此可以整理成下表：

表 1

| 集 | 選本來源 |   |   |   | 風格       | 評點主要依據 <sup>43</sup> |
|---|------|---|---|---|----------|----------------------|
| 甲 | 高    | 李 | 鍾 | 唐 | 體之純粹     | (鍾、譚；唐汝詢)            |
| 乙 | 高    | 李 |   | 唐 | 純正中有氣骨   | 吳逸一；蔣一葵              |
| 丙 | 高    |   | 鍾 |   | 純正中之森秀   | 鍾、譚；吳逸一              |
| 丁 | 高    |   |   | 唐 | 典雅中主神韻   | 吳逸一                  |
| 戊 | 高    |   |   | 唐 | 體之一於平    | 吳逸一、唐汝詢              |
| 己 |      | 李 | 鍾 | 唐 | 雄渾中深秀    | (蔣一葵；鍾、譚；唐汝詢)        |
| 庚 |      | 李 |   | 唐 | 體主氣格     | 蔣一葵                  |
| 辛 |      |   | 鍾 | 唐 | 體主清新合乎風雅 | 鍾、譚；唐汝詢              |
| 壬 |      |   | 鍾 |   | 詩之變體     | 鍾、譚；唐汝詢              |
| 癸 |      |   |   | 唐 | 風雅之平調    | 唐汝詢、唐元常              |

《甲集》說明謂「予《詩解》與李本無異同」，可見唐汝詢最為認同的是李選，只是稍嫌李選過於苛刻，要酌加補充；至於高選的純正典雅，是復古詩學的主要框架，只嫌有部分選取不夠精審。這些意見在早前編成的《唐詩解》已有申述，《彙編唐詩十集》則以分集的具體方式顯示出來。新增的《唐詩歸》元素，據分集說明可以見到唐汝詢心中實有五類：一、

<sup>42</sup> [明]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各集說明均見當集卷首。

<sup>43</sup> 《甲集》與《己集》說明並無提及評點依據，括號內所列為筆者檢閱該集所見。[明]唐汝詢：〈選評諸公姓氏〉，收於[明]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卷前，當中說明吳山民(逸一)「有《正聲》評」，蔣一葵(仲舒)「註于鱗《唐詩選》」，「鍾、譚」是《詩歸》中的評點。事實上〈選評諸公姓氏〉列有評點者46人，各集說明只是舉出主要依據，而每集都有「唐云」(即唐汝詢的評語)。



與復古主張無異的「體之純粹」；二、靠近高選而顯出「森秀」；三、靠近李選而顯出「深秀」；四、可以補充復古詩風的「清新」；五、相對於「正」的「變體」。這是針對當時大眾讀者簇擁《詩歸》之狂熱風潮的一種策略。唐汝詢以「解構」方式作詮釋，向讀者指出鍾、譚選詩之可取者仍然沒有離開高、李的範疇，只是當中的「變體」部分，需要小心閱讀，知所取捨。

### 五、《彙編唐詩十集》中的《唐詩歸》：以七言律詩為例

從分集格局和各集說明所見，唐汝詢是試圖將鍾、譚選詩收編在復古派的框架之內。實際上，《唐詩歸》是唐汝詢最費心用力處理的部分。我們要小心，《彙編唐詩十集》的各集篇幅並不相同。由《甲集》到《癸集》共40卷；《甲》、《乙》、《丙》、《己》、《辛》等集，只各占1卷；占2卷的有《戊》、《庚》兩集；占4卷的有《丁集》和《癸集》；而單單《壬集》占了23卷。《壬集》以不成比例的篇幅去收納鍾、譚所選的「變體」；在本集說明中特別提到處理鍾、譚評語的方法：「其評之虛泛而無關於詩者，稍刪一二；其偏僻而有害于詩者，則置辦焉。」由此看來，《壬集》就是唐汝詢與鍾、譚交鋒最激烈的場域。

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張謂七律的選錄與評論。唐汝詢在《壬集》載錄《唐詩歸》所選的〈春園家宴〉和〈西亭子言懷〉兩首之後，再摘記鍾惺評語：

七言律詩家所難，初、盛唐以莊嚴雄渾為長，至其癡重處，亦不得強謂之佳。耳食之夫，一槩追逐，滔滔可笑。張謂變而流麗清老，可謂善自出脫。劉長卿與之同調，俗人泥長卿為中唐；此君盛唐也，猶不足服其口耶？且初唐七言律，儘有如此風致者，因思「氣格」二字，蔽卻多少人心眼，阻卻多少人才情！<sup>44</sup>

七言律詩在明代詩學中，別有其意義；筆者於《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中曾以專章討論，「七律之難」就是其中一個重要議題。復古派試圖從七律在唐代發展的過程中辨識此一詩體的典範正宗，提出了不同的方案，爭論

<sup>44</sup> [明]唐汝詢：《壬集·二十》，收於[明]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頁9下。

「七律第一」誰屬。<sup>45</sup>結果當然是沒有統一意見，但大體而言，由「應制」、「早朝」等主題的初、盛唐佳作所樹立起的高華典麗，以李頎〈送魏萬之京〉、〈題盧五舊居〉等作所表現出的調清詞暢，以杜甫〈秋興〉、〈登高〉等作所呈現的沉鬱頓挫，就是復古派所推許的幾個主要類型。例如胡應麟對李攀龍詩的歸納就很有代表性：

于鱗七言律所以能奔走一代者，實源流〈早朝〉、〈秋興〉，  
李頎、祖詠等詩。大率句法得之老杜，篇法得之李頎。<sup>46</sup>

鍾、譚等刻意擡舉「出脫」的類型，以張謂詩的「流麗清老」為例，抗衡復古派所尊尚的「莊嚴雄渾」（相當於應制類的高華典麗和杜甫的沉鬱頓挫）；據鍾、譚的理解，從初唐、盛唐、中唐，都有這類值得注意的風格。追隨復古派的「耳食之夫」被「氣格」二字蒙蔽了。<sup>47</sup>唐汝詢在引錄鍾惺之說後，記下大段的「唐（按：汝詢）云」來回應：

鍾、譚一部詩選，不過欲洗盡「氣格」二字，殊不知唐之開、  
天，明之嘉、隆，一段太平景象，俱自此中陶出。氣格實時  
運使然，非盛唐諸公、近代七子，短于彼而局于此也。然氣  
格何嘗阻人才情，掩人心目？如張謂二詩，纖巧流麗，可謂  
不尚氣格矣。然「銅柱」、「星軺」，渾渾噩噩，曷嘗在「南  
園」、「西亭」下乎？說詩要中至，不宜偏枯，余所以必存  
高、李選者，豈惟為盛唐忠臣？抑不敢以衰頡待當世，識者  
當不以為迂。<sup>48</sup>

唐汝詢的回應有兩個層次：首先是「氣格」與「時運」的關係。文章與時世有所關連之說，早有傳統。復古派詩論本就究心詩歌歷史的發展，往往

<sup>45</sup> 陳國球：〈明代復古派論唐代七言律詩〉，收於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第2章，頁65-105。

<sup>46</sup> 〔明〕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170。

<sup>47</sup> 筆者在〈復古派選本的反響〉一文，有專節討論《唐詩歸》中「應制詩」的選取和刻意標舉「出脫」之詩的意義；請參閱陳國球：《〈唐詩歸〉中的「應制詩」與相關問題》、〈「出脫」：詩史上的別出之調〉，收於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第5章，第2節，頁242-247；第5章，第5節，頁255-261。

<sup>48</sup> 〔明〕唐汝詢：《乙集》，收於〔明〕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頁16下-17上。

從更宏闊的角度試圖解釋變化之因。<sup>49</sup>唐汝詢也是從這個角度說明詩風與時勢有關，盛唐氣象與明代七子之「氣格」有其時代因素。他再指出張謂既是盛唐詩人，他的詩除了《壬集》所選兩首「不尚氣格」的詩外，也有如「銅柱珠崖道路難」（〈杜侍御送貢物戲贈〉，《己集》）、「星軺計日赴岷峨」（〈別韋郎中〉，《癸集》）等渾厚質樸、嚴肅正大的七律，合乎盛唐之「時運」。第二個層次關連到論詩的態度問題。「說詩要中至」，這包括對討論對象的真正瞭解和支持（「為盛唐忠臣」），以及對說詩與選詩者所處之境界有反思能力（「以待當世」）。

《唐詩歸》凡 36 卷，詩 2243 首；其中選錄最多的是杜甫，共 6 卷，316 首，差不多是初唐 5 卷所有詩人的總和（337 首），比晚唐 4 卷的 261 首為多。<sup>50</sup>復古派亦非常關注杜甫；<sup>51</sup>但觀點卻各有偏重，甚至是異多同少。《壬集》正好把這些分歧突出，在迴護與批駁之間唐汝詢的觀點就更加鮮明。在本集所選杜甫七言律詩之始，他就宣明：

唐云：讀子美七言律，如八音並奏，清濁高下，種種具陳。今鍾、譚選二十餘篇，並採其溫細，去其雄渾，是知笙簫之和，不知鐘鼓之壯；又主議論，去其聲調，則黃鐘大呂之音亡矣。聾俗不察，逐時趨名，故辨之于首。<sup>52</sup>

<sup>49</sup> 例如七子的前驅李東陽（1447-1515）就說：「文章固關乎氣運，亦繫於習尚。」王世貞也說：「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妙。」王世懋（1536-1588）又說：「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胡應麟所論更多，《詩藪》說：「周、漢之文，實古今氣運一大際會。」「盛、中、晚，界限斬然，故知文章關氣運，非人力。」「李、何一振，此道中興，蓋以人事則鑒戒大備，以天道則氣運方隆。」分見〔明〕李東陽著，李慶立校釋：《懷麓堂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16；〔明〕王世貞著，羅仲鼎校注：《藝苑卮言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92 年），頁 176；〔明〕王世懋：《藝圃擷餘》，收於〔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780；〔明〕胡應麟：《詩藪》，頁 3、59、214。又有關復古派詩論與文學史意識的關係，參考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頁 285-301。

<sup>50</sup> 參考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頁 239；吳翊良：〈鍾惺、譚元春《唐詩歸》選評杜甫詩研究——以杜詩各體為觀察核心〉，《臺南科技大學學報》第 34 卷第 2 期（2009 年 9 月），頁 23-40。由於選用不同版本，二者於詩篇的統計有小差異，但主要論點不受影響。本文以前者為據。

<sup>51</sup> 有關復古派對杜甫詩的評論，可參考陳英傑：《明代復古派杜詩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8 年）。

<sup>52</sup> 〔明〕唐汝詢：《壬集·二十》，收於〔明〕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頁 10 上。

唐汝詢指出鍾、譚的「獨到眼光」(「採其溫細，去其雄渾」、「主議論，去其聲調」)正是其偏狹之處；警告讀者不要「逐時趨名」，以為《詩歸》之說可信。以下在所選杜詩附見的評語中，就多番提出針鋒相對的駁辯；如：「鍾云：結得深細，七言律更難。唐云：絕不深細。」(〈題鄭縣亭子〉，《壬集》)「鍾云：真雄、真渾、真朴。不得不說他好。譚云：無一句不是望嶽。唐云：一篇遊山記，似乏真精神耳。」(〈望嶽〉，《壬集》)「鍾云：深於觀物，心目靜甚。唐云：峽自流、鷺自浴、花自發，各適其適，若不慰我之愁者，故有『非世情』等語；鍾、譚隔靴搔癢，何嘗得詩意。」(〈愁〉，《壬集》，頷聯「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當然，兩方意見最重要的差異，就在於七律正典的判斷，《壬集》中有鍾、譚極力推許的杜甫詩〈覃山人隱居〉，詩後載鍾惺、譚元春的總評：

鍾云：深心高調，老氣幽情，此七言律真詩也。汨沒者誰能辨之？譚云：此老杜真本事，何不即如此作律，乃為〈秋興〉、〈諸將〉之作，徒費氣力，煩識者一番周旋耶？<sup>53</sup>

唐汝詢的回應是：

只作如此律，無復有〈秋興〉，不成為老杜矣！又云：半是拗體而不專用古，稍涉議論而風韻自起，亦子美傑作，但其驚人處不在此。<sup>54</sup>

對於鍾、譚所推許的杜詩，唐汝詢並不貶抑(「亦子美傑作」)，但他提醒讀者杜甫七律另有其「驚人處」；杜甫之為杜甫，正在於〈秋興〉之作。檢之《甲集》所選錄杜甫〈秋興〉「昆明池水漢時功」一首，有以下的引述：

鍾云：〈秋興〉偶然八首耳，非必於八也。今人詩擬〈秋興〉已非矣，況舍其為「秋興」而專取盈于八首乎？胸中有八首，便無復「秋興」矣。杜至處不在〈秋興〉，〈秋興〉至處亦非以八也。今取此一首，餘七首不錄，說見《詩砭》，予與譚子分謗焉。又云：此詩不但取其雄壯，而取其深寂。<sup>55</sup>

<sup>53</sup> [明]唐汝詢：《壬集·二十》，收於[明]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頁17下。

<sup>54</sup> 同上註。

<sup>55</sup> [明]唐汝詢：《甲集》，收於同上註，頁13上-下。

很明顯鍾惺知道單舉〈秋興〉一首而不取其餘七首，會招來謗議，但他認為必須堅持。於此唐汝詢的回應比較簡單，只評說若以「深寂」為論，則其餘七首不見得沒有此特質：

七首中豈無一首深寂，要亦英雄欺人耳。<sup>56</sup>

圍繞同一議題，還有《丙集》杜甫〈夜〉詩後的交鋒：

鍾云：同一清壯而節細味永，按之有物，覺「老去悲秋」、「昆明池水」等作皆遜之。<sup>57</sup>

唐云：〈秋興〉首篇與此足敵。喜雄壯者采彼，嗜纖細者取此。終不可定伯仲。<sup>58</sup>

唐汝詢認為鍾、譚標舉「纖細」沒有問題，這是個別的選擇；而〈夜〉詩的確可與〈秋興〉首篇匹敵。然而，「雄壯」也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不應被取代。再參看《辛集》載錄杜甫〈小寒食舟中作〉詩後的駁辯，更見有總結意味：

鍾云：予於選杜七言律似獨與世異同。蓋此體為諸家所難，而老杜一人選至三十餘首，不為嚴且約矣。然於尋常口耳之前，人人傳誦、代代尸祝者，十或黜其六七。友夏云：既欲選出真詩，安能顧人唾罵，留此為避怨之資乎？知我者，老杜；罪我者，從來看詩之人也。

唐云：伯敬選杜，黜其高華，存其清澹；黜其虛響，存其沈實，謂非一家言不可。今凡與諸家合者無論，論其特拔《壬集》所載二十一首是也。若「南極老人」之溫細，「舍南舍北」之真率，「城尖徑昃」之奇古，「山木蒼蒼」之清真，俱愜人意。他如「撲棗」之俚，「二鷹」之庸，「醉如泥」之熟爛，「雨翻盆」之淺直，謂得杜真詩可乎？杜常云「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然則「漫興」非子美得意作也，苟去其佳

<sup>56</sup> [明]唐汝詢：《甲集》，頁13下。

<sup>57</sup> [明]唐汝詢：《丙集》，收於[明]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頁55下。

<sup>58</sup> 同上註，頁55下-56上。

什，錄其「漫興」，子美有靈，不必謂鍾君知我也。且選杜原無定論，譬都下口匹鋪，有綾錦，有紬絹，有布素。好華者重綾錦，嗜朴者市布素。嗜則隨人，貨無真假。今如鍾論是已，嗜布素而指綾錦之為偽貨也。如此看杜，安定真假乎？且鍾、譚極詆者〈秋興〉；〈秋興〉篇各沉實，何嘗虛響？要由二君嗜好之偏，不知高華之足貴耳，豈從來讀杜詩者固皆盲聾耶？<sup>59</sup>

鍾、譚表示他們選擇與常人不同，因為所選的是「真詩」，杜甫應會認同；他們不怕「從來看詩之人」唾罵。言下之意是這些「從來看詩之人」不懂什麼是「真詩」。唐汝詢則指出鍾惺等只是「一家言」，他們的選擇不一定得到杜甫的認可。唐汝詢提到的「黜其虛響，存其沉實」，出自鍾、譚另一則「錄此黜彼，以存真詩」的議論，見於《己集》杜甫〈九日藍田崔氏莊〉詩後。<sup>60</sup>該處唐汝詢的回應是：先細心檢視杜甫詩，可知以鍾惺所定義的「沉實」和「虛響」為論並不恰當；再指出鍾、譚所要「存」的，也談不上「真詩」。<sup>61</sup>回到《辛集》此處的討論，唐汝詢說明問題在於「二君嗜好之偏」，而非「從來讀杜詩者固皆盲聾」。他以買布為喻，說各人可以據自己品味作選擇，「高華」的風格仍是「足貴」的。

唐汝詢的態度清晰，立場明確。在鍾、譚標舉的新風尚面前，提醒讀詩者不要輕言拋棄復古派多年來建立的唐詩正典；這也是他在自序所說：「存變去正，既非其宜；開明廣聰，亦所當務。」實際上，唐汝詢務求「開明廣聰」的想法，不僅顯示在七律的討論之中，在討論其它詩

<sup>59</sup> [明]唐汝詢：《辛集》，收於[明]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頁22下-23下。

<sup>60</sup> 鍾云：「凡雄渾者貴沉，此詩及『昆明池水』勝於『玉露凋傷』、『風急天高』，蓋以此。王元美謂七言律虛響易工，沉實難至，似亦篤論；而專收四詩為唐七言律壓卷，無論老杜至處不在此，即就四詩中已有虛響、沉實之不同矣。不知彼以何者而分虛響、沉實也。特錄此黜彼，以存真詩。」見[明]唐汝詢：《己集》，收於同上註，頁20下。

<sup>61</sup> 唐云：「四詩虛響、沉實，本足相當。今如鍾論，豈以寫景為虛響，布情為沉實耶？則『織女石鯨』、『蓮房菰米』，未見其沉實也。『萬里悲秋』、『百年多病』，未見其虛響也。若為情景中各有虛響、沉實，則『吹帽』何沉？『繫舟』何虛？『藍水』何佳？『口江』何醜也？『無邊落木』語雄而沉，『波浪兼天』調清而細，烏在其一於虛響也。余嘗與俞仲茅論〈秋興〉，仲茅曰：我最不喜『關塞極天』一聯，與上不續。余友吳逸一亦謂：『江湖滿地一漁翁』句無解。郭美命以『吹帽』、『正冠』為累句。如三公論，則鍾所存者，亦非真詩矣。」見同上註，頁20下-21上。

體時也可以見到。例如同在《壬集》王適七言古詩〈古別離〉詩後，他表示：

五古至唐而濫，七古至唐而整，整者宜備其體，不當偏於所好。于鱗喜高華，所收大都咏古；伯敬憐秀媚，所采半是閨情。余姑哀為一帙，俟論定而取捨之，七古其庶幾乎。<sup>62</sup>

對於李攀龍選本之主「高華」，以至鍾惺的崇「秀媚」，唐汝詢都可以接受。又如《辛集》選的是《唐詩歸》與《唐詩解》相合的「體主清新，合乎風雅者」；在輯錄岑參〈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北節度使〉、〈巴南舟中夜事〉兩首五言律詩之後，「唐云」：

盛唐所尚不出二種：一則高華，一則清逸。岑二作兼之，安可謂高、李選外無詩也。<sup>63</sup>

他就是要從高、李二選之外，鍾、譚所選之中，找到一些可以接受的風調。

從行文語氣看來，唐汝詢論七律以外的詩體時立場更寬鬆，對鍾、譚態度更為包容。例如專主李選的《庚集》，於宋之問五言律詩〈送沙門弘景道俊玄莊還荊州應制〉詩後，又有「唐云」：

延清五律本是輕清，于鱗所選乃極重濁，非受氣格之累乎？伯敬之詈，殆難免矣。<sup>64</sup>

他在末二聯「荊南旋杖鉢，渭北限津梁」以及「何日紆真果，還來入帝鄉」之下，分別夾評為「拙」、「更拙」。<sup>65</sup>他的意見應該是：題李攀龍編的《唐詩選》並未照顧到宋之問五律的「輕清」本色，反而選入「濁」、「拙」的作品。基此，他認為鍾、譚對李選的批評，不無道理。

總合而言，我們見到唐汝詢是一個相當有主見的復古派追隨者。他認同由《唐詩正聲》到《唐詩選》的宗尚，但對於由《唐詩歸》帶動的新興趣味，也會有條件地吸納。十集之中，其收編鍾、譚的方式或許有鬆緊不一的差異，但唐汝詢還是盡其努力地「開明廣聰」。

<sup>62</sup> 見〔明〕唐汝詢：《壬集·十》，收於〔明〕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頁2下。

<sup>63</sup> 見〔明〕唐汝詢：《辛集》，收於同上註，頁19下。

<sup>64</sup> 見〔明〕唐汝詢：《庚集·下》，收於同上註，頁14上。

<sup>65</sup> 同上註。

## 六、餘話：詩學協商與收編的新形式

明代詩學以復古派思潮的影響最為深遠，這又與配合復古派詩論的唐詩選本之流行，互為因果。這種情況到了竟陵派崛興，鍾惺、譚元春別出心裁，專意與復古派抗衡，以「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為號召，編成《詩歸》，<sup>66</sup>傾動一時，景從者眾。作為復古詩學詮釋者的唐汝詢，早已編成《唐詩解》以應世；忽然爆發的《唐詩歸》風潮，大概予他很大的衝擊。他雖然曾與鍾惺有詩學往來，卻不肯隨便改弦易轍，反而構思出一套收編新思潮於已有體制的方法。

唐汝詢在編選《唐詩解》的時候，已曾嘗試以「復合選之」的方式，以高棅所編《唐詩品彙》為基礎，兼採高棅之《唐詩正聲》與題李攀龍之《唐詩選》而為一，再透過「揣意慕情」的「評解」，作為讀唐詩者的嚮導。然而鍾、譚《唐詩歸》鼓動的風潮，方向與性質大異於復古派，再要「復合選之」，就不能如《唐詩解》的大而化之，融成一體。於是他設計出一個看來相當複雜的文本架構，以分集選詩的方式，將他所理解的唐詩品格風調，按照高、李、鍾譚選本的各種詩學特質和主張，予以分解重組，製造出一個可以多角度、多層面顯示的文本。換句話說，《彙編唐詩十集》的分集方式，其實是唐汝詢詩學認知理念的外現架構。過去文學選本要宣明詩學理念，一般會透過卷前卷後的序跋、詩篇之篩汰採選，以至詩句的夾註圈點及詩篇的總評等方式顯示。這些技藝也見於《彙編唐詩十集》之中；但它更以一種特殊的文本結構，展示詩歌風格如何被分解梳理，又能顯示出明確的價值取向，可說是中國詩學論述與選本之學的嶄新形式，非常值得珍視。

當然這種多層次多面向的文本結構，也有其短處；因為它不利於傳統選本已經建立的閱讀習慣。譬如要讀當中所選的個別詩人詩作，就要到各集分別檢索，非常不方便。唐汝詢顯然明白這個缺點，於是他特別編成一個總目，作為補充。他在〈凡例〉第四則說：

全唐諸人散見十集，如錢之無貫。而初、盛、中、晚，亦難槩分，特立目錄以統攝之，經以體分，緯以代次，題下悉註

<sup>66</sup> 陳國球：〈引古人精神，接後人心目——《唐詩歸》初探〉，頁 375-416。



諸集，令讀者一展卷而四唐在目，十集井如。其題繁而難具載者，間刪數字，詩歸人備，一遵其序，諸本不無先後云。<sup>67</sup>

唐汝詢的想法是沿用由高棅《唐詩品彙》以來分體和分期的方式編成總目，作為輔助工具，供讀者按習慣檢索，以補救詩篇離散的現象。

我們注意到《彙編唐詩十集》的文本架構的新形式，也留意到他的設計是為了讓不同的詩學理念可以在文本之內形成一個可協商的空間。本文又以七言律詩為例，揭示唐汝詢如何收編《唐詩歸》的詩學觀念：一方面鞏衛復古派的詩學宗旨，同時也嘗試拓展其詩學疆界；衡之「開明廣聰」的說法，唐汝詢是試圖在他的新選本中容納更多元的聲音。然而我們也留意到《彙編唐詩十集》的流通並不廣遠，它的版刻的紀錄不多，其創新的架構後來也少見追隨仿倣。這樣看來，唐汝詢的試驗不算非常成功，沒有做成很大的影響。不過，如果我們從選本的設計意念和編選的態度來看，《彙編唐詩十集》的嘗試在在有其理論與歷史的意義。它見證了明代復古詩學的發展、流播，以及與不同詩學主張的競爭過程，在中國詩學批評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

【責任編校：李彥霖、黃曉彤】

## 徵引文獻

### 專著

- 〔唐〕杜甫 Du Fu 著，〔清〕仇兆鰲 Qiu Zhaoao 注：《杜詩詳注》*Dushi xiang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9 年。
- 〔宋〕朱熹 Zhu Xi：《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Huian xiansheng Zhu wengong wenji*，臺北 Taipei，大化書局 Dahua shuju，1985 年。
- 〔明〕王世貞 Wang Shizhen 著，羅仲鼎 Luo Zhongding 校注：《藝苑卮言校注》*Yiyuan zhiyan jiaozhu*，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1992 年。
- 〔明〕王世懋 Wang Shimao：《藝圃擷餘》*Yipu xieyu*，收入〔清〕何文煥 He Wenhuan 編：《歷代詩話》*Lidai shihua*，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1 年。

<sup>67</sup> 見〔明〕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凡例》，頁 1 下。

- [明] 李東陽 Li Dongyang 著，李慶立 Li Qingli 校釋：《懷麓堂詩話校釋》*Huailutang shihua jiaoshi*，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2009 年。
- [明] 李攀龍 Li Panlong 選，[明] 蔣一葵 Jiang Yikui 箋釋：《唐詩選》*Tangshi xuan*，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集第 309 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1997 年。
- [明] 沈子來 Shen Zilai 編，[明] 沈愷曾 Shen Kaizeng 重訂：《唐詩三集合編》*Tangshi sanji hebian*，明天啟 4 年吳興沈氏寧遠山房刊、清康熙 27 年修補本，1688 年。
- [明] 胡應麟 Hu Yinglin：《詩藪》*Shiso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79 年。
- [明] 唐汝詢 Tang Ruxun：《彙編唐詩十集》*Huibian tangshi shiji*，明天啟年間吳天祥梓刻本。
- ：《西陽舌瑣》*Youyang shesuo*，清康熙書三味樓刊本。
- ：《唐詩解》*Tangshi jie*，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集第 369 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1997 年。
- ：《編蓬集》*Bianpeng ji*，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集第 192 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1997 年。
- [明] 高棅 Gao Bing 選，[明] 桂天祥 Gui Tianxiang 批點：《批點唐詩正聲》*Pidian tangshi zhengsheng*，明嘉靖刊本。
- [明] 張岱 Zhang Dai：《琅嬛文集》*Langhuan wenji*，長沙 Zhangsha：嶽麓書社 Yuelu shushe，1985 年。
- [明] 鍾惺 Zhong Xing、譚元春 Tan Yuanchun：《唐詩歸》*Tangshi gui*，明烏程閔氏朱黑藍三色套印本。
- [明] 鍾惺 Zhong Xing 著，李先耕 Li Xiangeng、崔重慶 Cui Chongqing 標校：《隱秀軒集》*Yinxiuxuan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2 年。

- 〔清〕王士禛 Wang Shizhen 著，袁世碩 Yuan Shishuo 主編：《王士禛全集》*Wang Shizhen quanji* 第5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2007年。
- 〔清〕朱彝尊 Zhu Yizun 著，〔清〕姚祖恩 Yao Zuen 編，黃君垣 Huang Junyuan 校點：《靜志居詩話》*Jingzhiju shihua*，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zue chubanshe，1990年。
- 〔清〕紀昀 Ji Yun：《欽定四庫全書總目》*Qinding siku quanshu zongm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7年。
- 〔清〕黃宗羲 Huang Zongxi 編：《明文海》*Ming wenha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7年。
- 〔清〕錢謙益 Qian Qianyi：《列朝詩集小傳》*Liechao shiji xiaozhu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3年。
- 王重民 Wang Chongmin：《中國善本書提要》*Zhongguo shanbenshu tiyao*，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3年。
- 申東城 Shen Dongcheng：《唐詩品彙研究》*Tangshi pinhui yanjiu*，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2009年。
- 金生奎 Jin Shengkui：《明代唐詩選本研究》*Mingdai tangshi xuanben yanjiu*，合肥 Hefei：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 Hefei gongye daxue chubanshe，2007年。
- 孫琴安 Sun Qinan：《唐詩選本提要》*Tangshi xuanben tiyao*，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2005年。
- 許建崑 Xu Jiankun：《李攀龍文學研究》*Li Panlong wenzue yanjiu*，臺北 Taipei：文史哲出版社 Wenshizhe chubanshe，1987年。
- 陳伯海 Chen Bohai、朱易安 Zhu Yian：《唐詩書錄》*Tangshi shulu*，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1988年。
- 陳英傑 Chen Yingjie：《明代復古派杜詩學研究》*Mingdai fugupai Dushixue yanjiu*，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2018年。
- 陳國球 Chen Guoqiu：《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Mingdai fugupai tangshilun yanjiu*，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7年。
- 陳廣宏 Chen Guanghong：《鍾惺年譜》*Zhong Xing nianpu*，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1993年。
- 陳穎聰 Chen Yingcong：《從復古到性靈——高棅的詩歌理論及其影響與流變》*Cong fugu dao xingling: Gao Bing de shige lilun ji qi yingxiang yu*

liubian, 廣州 Guangzhou: 廣東人民出版社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2012 年。

鄒漪 Zou Yi:《啟禎野乘》*Qizhen yecheng*, 臺北 Taipei: 明文書局 Mingwen shuju, 1992 年。

鄔國平 Wu Guoping:《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評》*Jinglingpai yu mingdai wenxue piping*,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4 年。

蔣鵬舉 Jiang Pengju:《復古與求真: 李攀龍文學研究》*Fugu yu qiuzhen: Li Panlong wenxue yanjiu*, 北京 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08 年。

鄭子運 Zheng Ziyun:《明末清初詩解研究》*Mingmo qingchu shijie yanjiu*, 南京 Nanjing: 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 2010 年。

#### 期刊論文

王振漢 Wang Zhenhan、范海生 Fan Haisheng:〈唐汝詢及其《唐詩解》〉“Tang Ruxun ji qi *Tangshi jie*”, 《河北大學學報》*Hebei daxue xuebao* 第 24 卷第 4 期, 1999 年 12 月。

朱福生 Zhu Fusheng:〈唐汝詢生卒年考〉“Tang Ruxun shengzunian kao”, 《滁州學院學報》*Chuzhou xueyuan xuebao* 第 15 卷第 4 期, 2013 年 8 月。

吳翊良 Wu Yiliang:〈鍾惺、譚元春《唐詩歸》選評杜甫詩研究——以杜詩各體為觀察核心〉“Zhong Xing, Tan Yuanchun *Tangshi gui xuanping Du Fu shi yanjiu: yi Dushi geti wei guan cha hexin*”, 《臺南科技大學學報》*Tainan keji daxue xuebao* 第 34 卷第 2 期, 2009 年 9 月。

肖振宇 Xiao Zhenyu:〈唐汝詢古詩鑒賞評說〉“Tang Ruxun gushi jianshang pingshuo”, 《淮海工學院學報》*Huaihai gongxueyuan xuebao* 第 5 卷第 3 期, 2007 年 9 月。

陳國球 Chen Guoqi:〈引古人精神, 接後人心目——《唐詩歸》初探〉“Yin guren jingshen, jie houren xinmu: *Tangshi gui chutan*”, 《嶺南學報》*Lingnan xuebao* 新第 1 期, 1999 年 10 月。

楊彥妮 Yang Yanni:〈審聽哀問的姿態: 明代文士唐汝詢〉“Shenting aiwen de zitai: mingdai wenshi Tang Ruxun”, 《書城》*Shucheng* 2011 年 9 月號。

雷恩海 Lei Enhai、薛寶生 Xue Baosheng:〈《唐詩解》之成書與《唐詩品匯》的淵源關係〉“*Tangshi jie zhi chengshu yu Tangshi pinhui de yuanyuan*”

guanxi”，《江西師範大學學報》*Jiangxi shifan daxue xuebao* 第 44 卷第 5 期，2011 年 10 月。

雷恩海 Lei Enhai：〈唐汝詢生平考述暨著作鉤沉〉“Tang Ruxun shengping kaoshu ji zhuzuo gouchen”，《蘭州大學學報》*Lanzhou daxue xuebao* 第 39 卷第 5 期，2011 年 9 月。

薛寶生 Xue Baosheng：〈唐汝詢《唐詩解》選詩及注、解唐詩的是非得失〉“Tang Ruxun *Tangshi jie* xuanshi ji zhu, jie tangshi de shifei deshi”，《渭南師範學院學報》*Weinan shifan xueyuan xuebao* 第 27 卷第 9 期，2012 年 9 月。

——：〈明末唐詩選本評判與《唐詩解》選詩標準之生成〉“Mingmo tangshi xuanben pingpan yu *Tangshi jie* xuanshi biao zhun zhi shengcheng”，《渭南師範學院學報》*Weinan shifan xueyuan xuebao* 第 29 卷第 1 期，2014 年 1 月。

簡錦松 Jian Jinsong：〈論明代文學思潮中的學古與求真〉“Lun mingdai wenxue sichao zhong de xuegu yu qiuzhen”，收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 Zhongguo gudian wenxue yanjiuhui 主編：《古典文學》*Gudian wenxue* 第 8 集，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1986 年。

#### 學位論文

杜治國 Du Zhiguo：《確立詩歌的正典——李攀龍詩論、選本及創作研究》*Queli shige de zhengdian: Li Panlong shilun, xuanben ji chuanguo yanjiu*，香港 Hong Kong：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論文 Xianggang keji daxue renwen xuebu boshi lunwen，2004 年。

許建業 Xu Jianye：《晚明題李攀龍編《唐詩選》版本流傳情況及其詩學意義》*Wanming ti Li Panlong bian Tangshi xuan banben liuchuan qingkuang ji qi shixue yiyi*，香港 Hong Kong：香港教育大學博士論文 Xianggang jiaoyu daxue boshi lunwen，2017 年。

薛寶生 Xue Baosheng：《唐汝詢《唐詩解》研究》*Tang Ruxun Tangshi jie yanjiu*，蘭州 Lanzhou：西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Xibei shifan daxue shuoshi lunwen，2010 年。

